說帖

卷十一



山東司 道光十八年

查例載初犯之賊獨竊六次同時並發者照積匪猾
賊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人竊盜等犯事犯到官應
將從前犯案次數併計科罪若遇
恩赦其從前所犯原案咸予赦除免其併計並免刺字有
犯仍以初犯論如遇清理庶獄
恩旨免罪不免刺者仍行併計按照從前次數定擬又道
光十一年查辦減等本部通行內載竊盜以刺字為
坐自應核其是否得免併計以分刺字免刺字之界

限減等辦理未能畫一通行各省嗣後竊盜犯案到
官如在本年恩旨
恩旨以前者若未經遇
赦得免併計今犯竊到官無論初犯再犯三犯凡應減應
免皆概免刺字前次之字應予起除如從前犯竊業
經得免併計此次犯竊到官罪雖減免仍應刺字將
未再犯時即不得免其併計各等語此案周四先因
行竊犯案擬徒恭逢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釋回後復獨竊七次前據該撫將該犯依未經得免

併計之犯因窃問擬軍流徒罪在配釋回不知悛改
獨窃至六次者即積匪猾賊例擬發雲貴兩廣極邊
烟瘴充軍等因咨部經本部查周四
赦前所犯徒罪既已釋免刺得起除刺字免其併計以初
犯論該撫牽引未經得免併計之例將周四擬軍係
屬錯誤當將周四改依初犯之賊獨窃六次例擬以
滿徒等因咨行去後旋據該撫援案咨部請示復經
本部將
赦典通行逐一指覆茲據該撫復執前議咨部並稱道光

四年邪縣賊犯左三先因犯竊擬遣茶逢嘉慶二十
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恩赦援免釋回復糾竊事主儲建桂等衣物四案審係因
窮困擬軍罪在配釋回不知悛改為首糾竊四次例
擬軍奉部以例內所稱在配釋回皆係指軍犯遇奉
恩旨累減釋放者而言至嘉慶二十五年
大赦
殊恩特沛不同尋常
恩詔是以酌議章程內特為指明因窮困擬軍流應行釋

免各犯無論從前曾否得免併計如再有犯以初犯
論奉准通行不容牽混將左三次依東省竊賊結夥
持械例擬軍
赦後復犯加等實發烟瘴充軍容覆在案是因竊問擬軍
流釋回後竊之例係指常
赦累減釋放者而言已屬奉有明文徒犯遇
赦累減釋回與軍流事同一例是以歷辦賊犯高挨子等
各案均照前例擬軍奉部覆准並無駮探如此等案
犯實應照初犯之例問擬則東省前辦高挨子等各

案內挨負里派原應否投箱改擬發配其軍役已滿
三年者是否即予釋放未滿三年者應如何折算之
處均請明晰核示等因本部查例內在配釋回一語
原指軍流等項竊犯迭奉
恩旨累減釋放非
大赦全免者而言從前左三案內部議本無錯誤惟例首
而有未經得免併計字樣是在配釋回復竊之犯必
先經遇
赦不免併計始准援引此例若尋常竊匪既遇

敕免罪免刺後即有犯不能概照此例定擬復查左三一

犯因竊擬遣恭逢

大赦援免不但非常

赦察減釋回亦非未經得免併計之犯該省前因該犯復竊四次㳂照未經得免併計之犯因竊問擬軍罪釋回後竊之例擬軍當經本部照例更正當時部議雖於未經得免併計一層未為詳晰指明但所引

大赦通行內有無論從前曾否得免併計如再有犯以初犯論之語其為尋常在配釋回復竊之犯應核其是

咨未入所計分列科罪之處已在言外且例內既指明未經得免所計之犯一目瞭然更無煩指駁乃該司不詳核例意概將尋常免罪免刺之犯率照未經得免所計之例開擬迨閻四一案經本部兩次指駁後猶復膠執前案咨部直稱因竊釋回之犯應核其是否

大赦釋放抑係常

赦案減釋回以為之斷不以刺字定論入常

赦恩典較

大赦為輕

赦後復犯不加等擬罪不能轉輕各等語均係臆造之言

竟無依據本部碍難率覆所有周四一犯仍行令該

撫遵照本部前駁改依初犯之賊獨竊六次者照積

匪猾賊量減例擬以滿徒即行定地充徒至高挨子

等各案前經該省先後咨部本部亦未詳查據咨照

覆應令該撫一體更正分咨配所各省將各犯遞解

回籍並查明該犯等如在軍配已過三年准其抵充

徒後交縣管束倘未及三年仍定地充徒與在軍配

後迪日期前後接算以昭平允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江蘇司 道光十八年

本部查竊盜造意不行人不分贓律例內雖無治罪明文惟竊盜窩主造意之人不行人不分贓律係為從擬罪以臨時上盜者為首自可仿照辦理此案趙阿七起意商令顧阿蔡糾人偷竊伊雇主銀兩該犯於顧阿蔡等行竊之時未經同行亦未分得贓物自應比律依為從科罪惟顧阿蔡行竊之時究竟臨時係何人上意上盜即應以臨時起意者為首若顧阿蔡等實因趙阿七一人起意在先臨時委無另有主

窩之人則悉照共犯罪以先造意者為首隨從者減
一等之律科斷應令該撫作速研訊明確按律分別
妥擬具報到日再議

江蘇司　道光十八年

查律載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為從減一等又竊盜竊主造意不行又不分贓者為從論以臨時主意上盜者為首又共犯罪者以先造意一人為首隨從者減一等各等語此案趙阿七因受雇蘇士湘傭工被雇主逐出會遇顏阿察閒談趙阿七稔知蘇士湘公館後樓庫貯金銀起意商允顏阿察糾人行竊顏阿察轉糾謝阿明張阿協入夥時趙阿七已先經蘇士湘復雇傭工派令跟隨回閩應試定于次

日起行趙阿七即节令顔阿察指引路径令顔阿察
等當夜行竊張阿協因有月光未允議定日後竊得
金銀為趙阿七留起一股俟伊同蘇再取後顔阿察
等偷得金銀計贓七千餘兩欲圖回籍旋被拿獲前
據該撫以趙阿七起意為首惟僅止造意並未同行
分贓若竟擬以縲首似與造意而又同行分贓者無
所區別例無明文咨部示覆經臣部以竊盜造意不
行又不分贓律例內雖無治罪明文惟竊盜窩主造意
不行又不分贓律依為從科斷以臨時上盜者為首

自可仿照辦理行令該撫研訊確情定擬去後兹據該撫疏稱顏阿察等行竊蘇士湘金銀等物寔係趙阿七首先起意現經訊明顏阿察等臨時並未另有起意之人將趙阿七依律擬絞等因具題臣等查趙阿七雖係首先造意惟究未同行分贓具詳閱供招趙阿七於七月初七日指引顏阿察等路逕囑令當夜行竊未成即跟隨伊主回閩至二十七日夜顏阿察等始行偷竊其間相拒已越二旬是夜上盜究係何人造意該撫於此等緊要情節並不確訊敘明遂

謂該兩犯共毆時並無另有起意之人將趙阿七擬以絞首殊屬含混案關首從生死之殊臣部未便率覆應發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議具題到日再議

江蘇司 道光二十一年

臣等查竊盜計贓科罪律應分別首從辦理斷無將造意行竊及聽糾上盜之犯概擬為從之理至竊盜窩主造意並不同行分贓亦因以臨時主意上盜之人為首始得照為從科斷今趙阿七起意行竊其聽糾上盜各犯既據審明實無臨時主意為首之人該撫將趙阿七比依窩主律照為從擬流與定律不無窒礙自應仍坐趙阿七以為首之罪就其可原情節於本罪上量減問擬方符律意應即更正趙阿七應

改依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律擬絞監候該犯究未同行分贓應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即定地發配折責安置該撫疏稱顏阿條謝阿明云云

山東司 道光二十年

本部查程五於二次犯竊到官時因另有兇毆傷人之案從重問擬軍罪仍盡本法刺面是其再犯行竊之罪已經擬結與枷責發落無異茲復在逃復竊自應按竊盜三犯例計贓科罪不得因該犯軍犯未完並其再犯行竊之罪亦以為未結致難定斷更不得因該犯現係軍配脫逃行竊遂牽引因竊擬軍在逃復竊之例致與本例指明因竊入罪之義不符所有程五一犯應令該撫速飭定擬報部到日再行核辦



雲南司 道光二十二年

奉

大人交核雲南司現審迭竊賊犯康黑子等一案 職等

查律載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

收贖又乾隆十五年奏定章程內載京師年老竊匪

除年在十二歲以下寔係童稚無知被人教誘嚇逼

為竊者仍依律收贖其雖未成丁年在十三歲以上

已有知識者審係初次犯竊應比照婦女犯竊不准

收贖之條分別旗民鞭笞示警至犯案二次以上已

有怙終之黥刺行杖責於時將刺字犯該徒流以上
者仍照例以成丁之年爲始計算間罪充發又例載
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者准
其收贖一次詳記檔案若收贖之後復行犯罪除因
人連累過悞入罪者仍准其照例收贖外如係有心
再犯即照應得罪名按律充配不准再行收贖又初
犯再犯之賊被糾迭竊及獨竊至八次者照積匪猾
賊例擬軍又積匪猾賊爲害地方審寔不論曾否刺
字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各等語詳核以上

各條是年在十五歲以下犯該流罪以下者按律原不計犯案次數概准收贖迨乾隆十五年間因京師為首善之區理宜嚴肅故凡幼孩行竊如年在十三歲以上稍有知識者已寔行鞭笞不准全免犯至二次即行杖刺係較他省從嚴然於充配一層尚以成丁之日為始嗣於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續纂例內始有年十五以下收贖一次後有心再犯即按律充配之條是章程在先定例在後司讞者自當遵照定例辦理其例所未賅者仍參用章程以期兩無窒礙

此案年十三歲之康黑子先因犯竊擬軍准其收贖後又犯竊一次杖責刺臂嗣復迭竊八次以上例應擬軍該司以該犯年未成丁遵照乾隆十五年奏定章程得免併計仍杖責刺臂照律以成丁之年為始計算究發等因職等查原定章程犯至二次以上止於杖責刺臂係無論犯至若干次皆以初犯論之意使康黑子係因三犯之故擬軍自應查照章程不得將前犯二案併計究配今該犯係因迭竊之故擬軍迭竊之例再犯與初犯同罪是援照章程將該犯以

初犯論正在例應充配之條況既經乾隆二十一年定有條例若於他省則概行寔發在京師則僅予杖責尤非當日奏定章程本意所有該司將該犯康黑子仍照乾隆十五年章程杖責之處係屬錯悞似應交司照例更正至此等人犯作何刺字例無明文應仍照章程刺臂如應刺事由相同者毋庸重刺 職等伏查章程內初犯鞭笞示警一節係專為京師而設嗣後遇有送部年在十三歲以上窃匪自應仍照章程辦理不得拘泥例文一概准其收贖惟章程與定

例互相發明之處從前未經議及易涉混淆應請將
此件傳知各司一體存記以便畫一辦理是否仍候
鈞
定

山東司 同治七年

奉

大人交核山東司咨審南城察院移送復竊賊犯劉四等應否併計科罪一案職等遵查竊盜律例內有初犯再犯三犯分別科罪專條至竊盜與常人盜應否併計例內並無明文檢查亦無辦過併計成案惟查律例輯註云掏摸與竊盜並論三犯次數以其罪相同也監守常人搶奪不得併入竊盜通論以其罪各異也前人立論未必無所依據原以竊盜治罪之法

自杖六十起每十兩加一等至五十兩而始擬徒罪常人盜治罪之法自杖七十起每五兩加一等至二十兩而即擬徒罪設如初犯竊盜之後復行竊官物一十五兩按常人盜本律應擬滿杖較竊盜之應杖七十者已加至數等自係從其重者論之義若併入竊盜以再犯計贓科斷擬以枷號二十五日似與擬杖加枷之法不符如按杖數擬以枷號四十日又與貫在兩犯常人盜者無所區別且竊盜計贓之法係以一主為重而常人盜則無論次數均係併贓論罪

即如兩犯竊盜之後復行竊數主之財計贓俱未至
五十兩從一科斷不過罪應充軍若節次偷竊倉庫
錢糧為數但至五十兩統計科罪即應問擬繯首盡
併贓論罪之法既不得與竊盜一律同科而援三犯
逾貫之條仍復按照竊盜一體定罪揆之情法殊未
平允甚或贓至百兩及五百兩為首之犯即不以三
犯論亦屬罪應擬死其為從各犯以初次盜官物論
本無死法以三次犯竊逃論即無生理而核其所得
之贓或數次及十數次不等統論之為數已至五百

分訓之為數尚未及五十生死出入似屬不特定案時多扞窒碍即核辦秋審時亦鮮所依從況案情百出不窮設如有一次犯竊一次犯搶復犯行竊官物或兩次犯搶復犯行竊官物之案又將如何辦理耶雖搶奪較竊盜情節為重惟例內止有搶竊同時並發併計科罪之文並無先搶後竊先竊後搶亦得併計之語溯查道光六年江西司呈請將先竊後搶先搶後竊犯至三次者概照竊盜三犯例計贓問擬等情文雖酌核以再犯三犯之例原為始終怙惡而設

若先後所犯名目既顯有不同即不得併計科罪仍以搶與搶併計竊與竊併計議准在案搶奪之與常人盜情節雖稍有不同而其為與竊盜計贓各別則似無二致搶竊既不應先後併計則竊盜與常人盜似亦不應併計以免淆混所有山東司審辦劉四一案亦係仿照成案辦理尚屬允協似無歧誤仍俟

鈞定後再行傳知各司一體照辦是否如斯伏祈

裁奪奉

諭大人批傳知照辦

湖廣司　同治九年

查例載尋常竊盜問擬軍流徒罪在配在逃行竊審係一二次贓未滿貫者徒罪復犯擬以滿流等語此竊盜戴罪在身復行犯竊治罪之專條也又因竊問擬軍流徒罪在配釋回為首糾竊三次或被糾及獨竊四次照積匪猾賊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等語此竊案已經完結復行犯竊治罪之專條也又道光六年本部因竊盜問擬徒罪在配在逃搶奪及因搶奪問擬徒罪在配在逃行竊各省辦理未能畫一曾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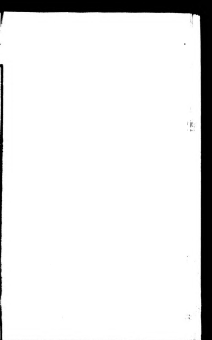
酌議以搶竊同時並發搶多竊少例不准以竊作搶
則搶竊先後到官發配之犯自不在併計科罪之例
惟搶竊同一為害閭閻其搶後復竊竊後復搶究與
別項發配人犯另犯搶竊及搶竊發配復犯別項者
不同此等情同怙惡之犯若不比例懲創無以靖宵
小而安善良應即照因竊問擬徒罪在配在逃復竊
之例分別擬以軍流等因通行遵照在案此先搶後
竊先竊後搶比照定擬治罪之章程也至先犯搶奪
擬徒留養後復犯紏竊一次例內並無作何治罪明

文湖查搶奪問擬軍流徒罪釋回後復犯搶奪從前例內必至三次以上方擬烟瘴充軍其僅止一二次者向因例無明文仍照搶奪本律辦理與因竊擬徒在配釋回後糾竊必至三次獨竊必至四次方擬滿徒者情事相等迨咸豐二年修例時以此等先後兩犯均係搶奪若因後犯未至三次仍擬滿徒不足以昭炯戒議請嗣後搶奪問擬軍流徒罪釋回後復犯搶奪一二次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纂入例內遵行其因竊擬徒釋回後復犯行竊一條仍從其舊以

此寺人犯糾竊未及三次獨竊未及四次自可按照
竊盜再犯之例計贓加擬枷號故無庸另立專條也
此案該犯王刁兒先因搶奪犯案擬徒留養復糾
同趙大祥兒等偷竊玉米麪等物計贓一兩以上該
犯前犯徒罪業經折枷完結即與在配釋回無異此
次所犯係屬偷竊既與兩犯搶奪之例不符且行竊
僅止一次亦與糾竊三次者情事逈異非特不能援
照在配在逃復竊之例亦未便比照竊盜再犯之條
律例內既無加重治罪明文自應仍照竊盜本律計

賍科斷即謂該犯先犯搶奪擬徒留養後不知悛改仍復糾夥行竊未便擬杖完結亦祇可於本罪上酌加枷號已足示懲所有王刁兒一犯可否照此辦理並傳知各司一體存記之處統候

鈞定



湖廣司同治十年

本部查拐帶人財物雖取非其有而失主亦有誤寄偏信之咎究與實犯竊盜有間是以計其所得之贓准竊盜論罪止滿流至船戶攬運貨物為客商所倚賴一被窃逃則血本罄盡其為害商賈與拐帶情節不同較之尋常鼠窃尤為可惡故定例特將船戶等項行窃商民之案俱照常人計贓科斷檢查向辦船戶行窃案件無論事主同行與否一經計贓逾貫即無不問擬繯首從無照拐帶問擬之案自無庸舍本例

外不問另生他議牽引別條致滋輕縱此案船戶傅
余杏等攬在開貿行舖之伊和義等託寄錢文貨
物中途竊匿捏報被搶計贓逾貫事主雖未親自押
送惟該船戶係代為攬載客貨之人輒敢中途竊匿
殊屬不法自未便隨以失主疏忽信任非人等詞為
該船戶委曲開脫致與定例不符該撫聲稱事主既
係商民匪犯又係船戶為害坐賈即與為害行商無
異迥非僱工捎帶僱主銀兩及腳夫捎帶腳行銀信
可比係屬至當不易之論自應將該犯按船戶行竊

商民服役人計贓逾貫律科斷方為允協惟該撫僅
以畢數語並未將勘語及全案供招送部亦未將何
人起意及同夥共有幾人詳細聲叙本部無從懸揣
應令該撫速飭嚴訊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至該撫所引張增受等三案本部詳加查核王奉先
一案係脚行令其代送嵌客書信銀兩並非行路客
商僱伊挑送是以照拐帶律問擬滿流且係乾隆年
間成案爾時尚無脚戶行竊專例未便援以為據張
增受及郝彥幅二案均係僱工拐帶僱主及舖東銀

物原擬業經營捐輿船户等項專受寄運行窃商民不
不更難比照辦理且均非通行之案例不准引該撫
以例有專條之案並不查照定擬率謂案情介在疑
似咨部請示復援引遠年未經通行成案強為比附
顯與定例不符嗣後仍遵照定例凡未經通行成案
一概不准援引以免紛歧而杜流弊相應咨覆該撫
可也

直隸司 光緒五年

謹

奏

為京師銀價與錢價懸殊擬變通計贓定罪章程以昭平允事竊臣部向來辦理計贓案件皆以制錢一千合銀一兩以定罪名原以銀價與錢價相權輕重適等故定例如此今各省銀價錢既已互有參差而京城地面所行當十大錢則與各直省銀價大相懸絕現在市價每銀一兩可兌換當十大錢十五六吊民間行使此項大錢十五六吊不過準銀一兩而間

刑律賊盜中

竊盜

刑衙門以之科罪則此大錢十五六吊即準制錢七八千以之合銀即作為七八兩假如同一竊案竊銀二十兩者不過杖八十而竊錢三百二十串者即當以逾貫論絞是竊銀者計錢不少而罪甚輕竊錢者計銀不多而罪反重殊非核寔持平之道臣等悉心商酌除各省行用制錢無庸變通外擬請嗣後京師地面計贓定罪之案均以市價為準市價長落不常大宛兩縣向係五日一次報順天府存案應請

飭下順天府府尹將該縣所報每日市價亦按五日一次

具文報明刑部臣部辦理一切計贓之案有日可稽
者以犯事之日為斷無日可稽者則以事發到官之
日為斷按日核算確定罪名庶執法者得所遵循而
犯法者亦不致輕罹刑辟且可杜書吏高下其手之
弊似亦因時制宜之一法也臣等為銀錢價值懸殊
罪名出入攸関不得不量為變通起見是否有當謹
恭摺具
奏請
旨
光緒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奏本日奉

旨依 議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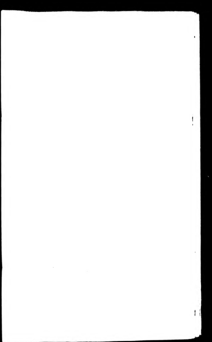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山東司光緒十年

查例載捕役兵丁地保等項在官人役有稽查緝捕之責者若勾通豢養竊賊受賄包庇者俱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等語溯查此例原係四條一捕役行竊及勾通竊賊坐地分贓豢賊一兵丁為竊照捕役行竊例按罪發落一山東省地方豢竊兵役坐地分贓得受月規加等定擬一山東省地保及在官人役窩賊分贓照捕役豢賊例辦理經本部於道光九年將以上各條修併為一奏准遵行則山東省奏

竊兵役坐地分贓得受月規加等定擬一條已在刪除之列自不得復行引用今捕役郝萬林包庇賊犯朱汶錫行竊得受月規錢文該撫既將郝萬林照捕役豢養竊賊受賄包庇例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復聲稱係山東捕役得受月規於本罪上加一等例擬發新疆酌撥種地當差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到配後加枷號三個月係屬錯誤應即更正郝萬林應依捕役豢養竊賊受賄包庇例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照奏定章程以極邊足四千里

為限右面刺烟瘴改發四字至配杖一百折責安置
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四年

查例載賊匪偷竊衙署服物不論初犯再犯及贓數多寡俱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馮小得獨竊電報局巡勇王得功馬鞍一盤計贓約在十兩上下例無作何治罪明文惟電報局並無印信究與衙署有間該將軍將該犯照偷竊衙署服物例擬軍未免情輕法重自應比例量減問擬馮小得應比依偷竊衙署服物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上

量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於右面刺竊盜二字定地發配至配折責拘役餘如所咨完結相應咨覆該

將軍可也

成案

山東司光緒十年現審

提督咨送刺字復竊賊犯方五兒等一案查方五兒先因行竊刺臂責釋輒敢銷燬刺字復商同鳳照偷竊神機營勝字隊庫房洋號筒等物實屬不法惟勝字隊場子並無印信亦與行竊衙署有間方五兒除

另犯復竊二次計贓並銷燬剌字均應加枷各輕罪不議外應比依偷竊衙署服物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上酌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仍於左面剌盜官物三字右臂剌字銷燬補剌明顯以便稽查扎交定地轉發至配折責拘役

光緒六年秋審廣西省余亞退行竊厘卡銀兩逾貫一案聲稱厘卡與庫儲銀錢不同帳房係委員公廨亦與衙署有間將余亞退依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律擬絞監候

續增滙覽卷六竊盜門道光十三年安徽司現審步甲瑞和烏訥布因在宣武門看守官廳各將廳內門監銅鑼等物私行竊出䝠賣明該犯等專管照應廳內物件並無緝捕稽查之責與捕役兵丁行竊不同該官廳並無印信與盜衙署服物亦屬有間均應於偷竊衙署服物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

奉天司光緒十五年

查例載車夫行窃商民及糾合匪類窃賍朋分者分别首從計賍照常人科斷又律載窃盜賍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為從減一等各等語溯查從前祇有船戶店家行窃客商治罪專條迨嘉慶十三年陝西省審辦脚戶楊起雲拐賣王祥麟布疋一案將楊起雲依拐帶人財物律計賍擬徒經本部查船戶與脚戶同一攬運客貨之人其沿途盜賣為害商旅情無二致當將楊起雲改照窃盜律計賍問擬並於例內

增入脚户車夫在案是車夫行竊客貨例有明文引擬並無岐誤比案高立剛與在逃之李明均趕車營生歷年在吉林省城萬昌店拉運客貨向無貽誤嗣高立剛同李明至萬昌店内向執事人王向沅懇求攬裝客貨王向沅為高立剛攬妥奉天洪興永客貨柳片菸三十七包元蘑十簍為李明攬妥柳片菸二十四包領得車脚錢文拉運起程行抵長春廳城高立剛起意盗賣商允李明將柳片菸元蘑捏作己物賣與過路不識姓名客商共得市錢二千一百千文

與李明分用獲犯訊供不諱該將軍以高立剛與逆
犯李明向王甸沅拉裝客貨運至中途盜賣雖計贓
業已逾貫第究由王甸沅付託非人所致不得與寔
犯竊盜同科亦與脚夫船戶行竊商民為害行旅之
案不同將高立剛比依拐帶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
論罪止杖流律擬以滿流等因咨部　本部查拐帶
人財物雖取非其有而失主亦有誤寄偏信之咎與
寔犯竊盜有間是以計贓准竊盜論罪止滿流至車
夫攬運貨物為客商所倚賴倘敢盜賣朋分寔屬為

害行旅與拐帶之衆使取去者不同定例既照常人
計贓科斷即向辦成案亦不論事主同行與否一經
計贓逾貫無不問擬繯首自不得舍本例於不問比
引別條致滋輕縱今車夫高立剛與逸犯李明拉裝
客貨事主雖未親自押送惟該車夫係攬載之人輙
敢中途竊賣贓至逾貫自應按車夫行竊商民例計
贓科罪未便轉以失主疎忽信任非人等詞為該車
夫妄曲開脫致與定例不符該將軍將該犯比依拐
帶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罪止杖流律擬以滿流引

斷殊未允協罪關生死出入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

將軍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奉天司光緒十六年

查彭壽係山東青州駐防旗人前於光緒七年九月間因酗酒滋事送部發遣吉林嗣兩次脫逃被獲送部仍發原配枷責交旗管束十五年八月間該犯商允在逃之李山東夥竊窩棚棉被賣錢分用十月間該犯獨竊不識姓名鉄馬鐙一付經該旗訪獲起賍送案審供不諱該將軍將彭壽依旗人發遣黑龍江等處三年内不行改過復行犯案即銷除本身旗檔改發雲貴兩廣地方與民人一體嚴加管束照例解

刑律賊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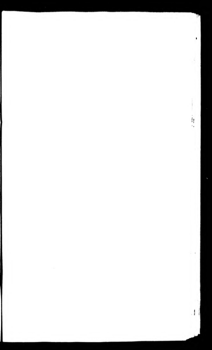
竊盜

部轉發咨解到部　本部查彭壽前因酗酒發遣吉
林安插兩次潛逃被獲仍發原配該犯在配恭逢光
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
據該將軍造冊咨部經本部查核該犯係旗人酗酒
滋事被呈發遣情節尚輕擬准援免題准在案茲該
犯在配夥竊獨竊二次計贓均在一兩以上原犯遣
罪既已援免自應照初次犯竊律問擬彭壽合依竊
盜贓一兩以上至一十兩杖七十律擬杖七十係旗
人初次犯竊照例銷除旗檔所犯罪止擬杖免其刺

字事犯到官在光緒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恩詔

以前所得杖罪應准援免交坊遞回山東青州府編入民籍嚴加管束毋許復出為匪該將軍將該犯照旗人發遣復行犯案銷檔改發雲貴兩廣之處應毋庸議仍令飭緝逸賊李山東務獲究辦相應咨覆該將軍並知照青州副都統可也



直隷司光緒十七年

據此張三李壽萃全林石六均應如該督所咨依回民結夥三人以上持械行窃例不分首從擬軍至此案失脏據估值銀二十兩以上該督聲稱照章應令店主分賠十分之四仍枷號兩個月折責三十板惟店主王庭均將脏全數賠償應免枷責等語本部查店家行窃商民及糾合匪類窃脏朋分例應照捕役行窃加枷號兩個月並無店内被窃即將店主問擬枷號之例且查户律所載祇有典鋪染鋪被窃酌賠

分數之條至店內客商被竊例無責令店主分賠明文檢查亦無此項章程該督所稱照章令店主分賠十分之四仍加責賠脏免罪之處係查照何項章程是否別有依據應令該督查明咨覆餘如所咨完結仍令照例彙題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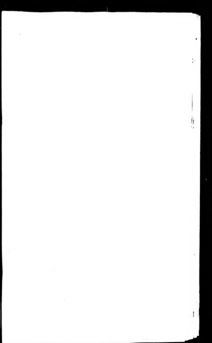
奉天司 咸豐九年

職等查例載民人蒙古偷竊四項牲畜以蒙古內地界址為斷如在內地犯竊即照刑律辦理又奉天旗民人等偷竊馬匹俱照偷牛例治罪又盜牛二十隻以上不計贓數多寡擬絞監候各等語是刑律內偷竊馬牛向以計匹計隻分別科罪並無分別馬匹大小另有區別之文既據該將軍查明係屬內地自應即照刑律科斷未便牽引蒙古例定擬該將軍將張凌承依奉天旗民偷竊馬匹照盜牛二十隻以上例

擬絞從犯賀尚擬流與例相符似應照覆至該司所稱宰殺小牛向照宰殺大牛例減等問擬則盜馬駒自應與盜大馬有別等語查宰殺牛隻與盜牛計隻科罪之例本不相侔是以道光十四年奉天司關幅行竊牛二十二隻內有乳牛十二隻仍計隻擬絞若因宰殺小牛有減等成案遇有偷竊小牛小馬者亦援照減等則例內所載如偷竊駝羊等項勢必一一別其大小似涉紛繁至盜小馬分別計算科罪係屬蒙古例文刑律內既無區別似可毋庸牽引所有該

司擬駁令再行查明妥擬之處應毋庸議是否仍俟

欽定



山西司　同治七年

為片送事准理藩院片送圖什業吐汗盟長呈報搶刦竊馬賊犯那木扎布等擬發廣西等省將稿送部會議等因前來　查此案賊犯那木扎布聽從托昂庫起意與羅布桑即雀濟格俑巴勒等等搶刦台吉達爾瑪吉爾太大小馬十四匹又起意與羅布桑車林嚇毆扎容延等並未成傷搶刦駝隻等物該盟長聲明二罪雖均從一科斷將那木扎布擬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羅布桑車林擬發湖廣等省達魯噶達

賣放縱賊犯那木扎布脫逃援照從前成案擬流等
因本部查刑例載蒙古地方強劫什物案內搶有四
項牲畜在十匹以上者分別首從照蒙古則例治罪
又查蒙古例載青海及各蒙古地方凡有搶奪未經
傷人得財數在三人以下者首犯發雲貴兩廣烟瘴
地方從犯俱發湖廣等省其搶奪牲畜在十匹以上
財物在一百二十兩以上為首擬斬監候糾夥至十
人以上無論傷人與否為首擬斬立決為從均擬絞
監候各等語細繹例內均字之義似係統指前兩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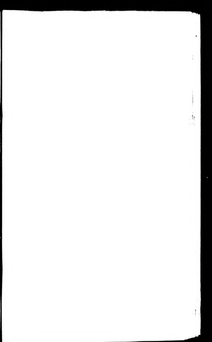
而言檢查同治五年據三音諾彥盟長咨報秀爾罕車林達什聽從搶奪綽克多克牲畜十匹以上又端多克多爾濟聽從搶奪羅布桑牲畜十匹以上又同治六年都杭濟克默特馬巴尼牲聽從塔啟勒齊搶奪牲畜十匹以上該盟長將該犯等均照蒙古搶奪牲畜十匹以上為從絞例擬絞監候均經貴院會同本部題覆入於秋審辦理各在案今那木扎布聽從扎昂庫搶刦大小馬十四匹核計已在十匹以上其起意糾邀羅布桑車林搶奪駝隻等物嚇

畋事主亦未成傷係屬輕罪不議自應從其重者論
按照蒙古例搶奪牲畜在十匹以上為從罪應絞候
該盟長將那木扎布擬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似係
錯誤至達魯噶達賚故縱賊犯那木扎布按刑律應
與囚同罪如囚罪至死應照律將達魯噶達賚於死
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盟長援照從前
成案定擬流罪與此案情罪不符其那木扎布羅布
桑布林達魯噶達賚事犯是否在咸豐十一年十月
初九日

恩詔以前未據聲明亦屬遺漏相應片行

貴院查明一併咨行該盟長飭令另行定擬俟咨報

到日再行會核可也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蒙古例載偷竊牲畜一二匹為首者枷號一箇月鞭一百等語此案王渢崗獨自起意偷竊不識姓名蒙古事主牧放馬二匹該都統將王渢崗依刑例偷竊蒙古牲畜一二匹首犯發山東河南交驛充當苦差等因咨部本部查偷竊蒙古牲畜一二匹者犯發山東河南交驛當差之例係道光二年閒本部會同理藩院奏明修改纂定嗣理藩院奏明將蒙古偷竊牲畜一二匹為首改為枷號一箇月鞭一百較舊例

為輕而刑例尚未修改自未便仍行引用今王鳳崗獨竊不識姓名蒙古事主牧放馬二匹現查據理藩院將例文抄錄過部自應照蒙古例問擬王鳳崗應改依蒙古例偷竊牲畜一二匹為首者枷號一箇月鞭一百該都統將該犯照刑例發山東河南驛站當差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咨辦理嗣後遇有偷竊蒙古牲畜案件應查照蒙古例分別核辦其刑例俟本部奏明修改後再行遵辦以免歧異相應咨覆該都統可也

奉天司光緒十四年

查此案張財明知馬淦山等偷竊牧廠官牛輒敢圖利賤買接買誠如該將軍所云若照律坐贓論罪罪止滿杖即照例以接買馬贏等畜二匹以上科斷亦罪止枷號尚屬情浮於法查察哈爾等處牧廠有偷賣在官牲畜其知情故買者例應減本犯罪一等雖非奉天省專條惟同係牧廠同係知情故買援照定擬亦屬切當該將軍將該犯援案照知竊盜贓接買馬贏等畜三犯以上例發近邊充軍引斷殊未允協

應即更正張財應比依察哈爾等處牧廠偷竊官畜知情故買者減本犯罪一等例於馬滄山偷盜官馬三匹以上滿流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折責拘役至所引乾隆年間廣東省李任澤知情接買盜贓比例擬軍之案係屬遠年成案並非通行不足為據且該犯雖迭次收買竊贓究非三犯可比尤與例意不符嗣後凡未經通行舊案仍遵照定例概不准援引以免紛歧而杜流弊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逸犯白榮等應令該將軍飭緝務獲究辦可也

直隸司 道光二十年

查律載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者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又稱盜盜論但准其罪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推原律意誠以田野穀麥等類地既處乎閒曠物未經夫蓋藏主家之防守原疎則宵小之取攜較便律以准竊免刺正順其易於蹈法而寬之至忠厚也茲該督以盜田穀麥之律本所以原情適足以長姦直隸省盜賊充斥大名府屬各州縣及南路廳屬之固安永清東安三縣為尤甚其

竊盜一項結夥持械既有加枷繫桿專條獨於盜田
野穀麥等項並無加重條例請將大名府屬州縣及
南路廳屬固安永清東安等縣嗣後如有盜田野穀
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之案除計贓重者仍照律
辦理若贓少次多即照窶犯竊盜計次問擬犯至軍
罪仍照名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槩免刺字設或
窶犯竊盜之案內有盜田野穀麥等項數次亦請毋
庸撇出作為輕罪不議即與窶犯行竊各次併計統
算照積匪及積匪量減之例分別擬以軍徒照例刺

字等因咨請部示本部查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律內以其非寔犯竊盜故罪從末減直隸盜賊充斥止應嚴辦盜賊如但將此等非寔犯竊盜人犯嚴行懲創亦復何補於事若如所咨遇有盜田野穀麥等類人犯照寔犯竊盜計次問擬並與寔犯行竊各次併計統算照積匪分別擬以軍徒檄特與律意不符且使人知盜田野穀麥等類不較寔犯竊盜為輕寔犯竊盜亦不較盜田野穀麥為重必相率為寔犯竊盜而後已殊非辟以止辟之道況律內准

竊盜論者尚多直隸有無加重專條者亦不止盜田野穀麥等類一項未便均指為足以長姦總之欲求安靖閭閻不在專事嚴刻直隸竊盜已有加重枷號繫枷之例地方官果能實心任事已足懲一儆百若徒紛紛例外加重未聞嚴夜入人家之誅即可夜不閉戶重得遺失物之罰即可道不拾遺也所有該督咨請將盜田野穀麥及無人看守器物之案照寬犯竊盜併計及統算次數之處均毋庸議

廣西司光緒十年

奉

堂

交核廣西司承審提督衙門咨送宗室文鐸呈報工人蔣瑞被偷竊賍人徐大等砍傷一案查此案徐大即思榮係內務府廂黃旗鍾沛佐領下閒散與胞弟徐二即思琇並趙麻子均先未為匪本年四月十三日徐二因貧起意糾允徐大與趙麻子並在逃之周二渾子偷竊河輪徐大與周二渾子各帶小刀木棍餘俱徒手共夥四人是夜一同走至

刑律賊盜中

盜田野穀麥

陽春園汎地方河邊見河內有藕徐大與徐二趙麻子下河偷竊尚未得贓被看守河地人蔣瑞看見喊嚷徐大等上岸逃走蔣瑞趕上將徐二抱住徐大轉回因並未得贓向蔣瑞央求釋放蔣瑞不允徐大用小刀劃傷蔣瑞左太陽周渾子用木棍毆傷蔣瑞鼻梁蔣瑞仍不鬆放徐大復用小刀劃傷蔣瑞頂心連顖門額顱右頰角鬆手逃逸徐大徐二趙麻子三人被獲送部審供不諱飭驗蔣瑞各傷均經平復該司以蔣瑞受雇為宗室文鋒看守河地按奴僕雇工與事

主同惟徐大等偷窃河籍係屬田野菜果即使業已得贓律僅准窃盗論免刺與實犯有間若照窃盗未得財刃傷事主平復例擬以絞候則過有實在夜入人家行窃拒捕刃傷之贓轉覺無所區别可否按别項罪人拒捕刃傷照律加本罪二等之例問擬繕具說帖呈

堂

交館核辦職等查律載盗田野穀麥菜果計贓准窃盗論免刺註云有拒捕依罪人拒捕又例載曠野白日盗田野穀麥以别項罪人論又别項罪人毆所捕

人但係刃傷仍加本罪二等問擬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詳繹律意原以盜田野穀麥菜果律係准竊盜論與實犯不同故拒捕刃傷亦止加拒捕罪二等不與實犯竊盜者同擬繯首惟查夜無故入人家門內例載事主毆賊二條其毆死白日盜曠野田園穀麥蔬果賊犯不問是否登時有無看守概擬絞罪其毆死黑夜偷竊市野有人看守器物賊犯則分別登時事後不盡問擬絞罪是事主毆死盜田園穀麥賊匪既以黑夜白日為罪

名差等則盜田野蔬果賍匪拒傷事主亦應分別黑夜白日即可隅反今徐大因黑夜偷竊河藕伊弟徐二被有守河地之雇工蔣瑞抱住輒用刀將蔣瑞左太陽等處連劃致傷如照別項罪人拒捕刃傷事主例加本罪二等問擬滿徒未免置黑夜於不問若經照竊盜未得財被事主追逐斃犯被獲帮護拒捕刃傷例擬以絞候究係偷竊田園蔬果與實犯竊盜有間例內既無治罪專條檢查近年亦無辦過似此成案職等再四詳核似應衡情酌量科斷可否將徐大

於竊盜未得財被追拒捕刃傷事主絞候例上酌減

一等擬流係拒人捕擒實發之處仍恭候

欽定

奉天司光緒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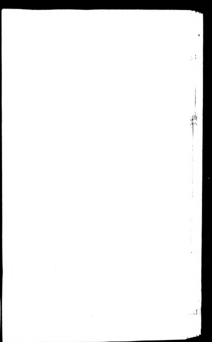
查例載竊盜臨時盜所拒捕或雖離盜所而臨時護贓格鬬殺人者為首擬斬立決如被事主事後搜捕起意拒捕者仍依罪人拒捕本律分別殺傷科斷又律載盜田野穀麥計贓准竊盜論免刺註云有拒捕依罪人拒捕又罪人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李柱於光緒九年九月初七日起意糾允耿添城行竊是夜同夥二人撑駕魚船駛至董廣興地內竊得高粮七十三捆黃豆二十餘捆載至葦塘內藏放

初十日傍晚經看青人毛塗查知協同事主董廣興董廣幅董安至彼將李柱等所窃高粱黃豆起獲即用原船裝走李柱知曉邀同耿添城往攔各携刀械追至屯外河沿見伊船隻裝載粮豆在彼停泊李柱等趕前向毛塗不依毛塗轉身用鉄猪鈎撲毆李柱用努刀將鈎格落向毛塗嚇戳致將其右後肋戳傷透過右脇喊跌倒地董安董廣幅董廣興上前帮捕李柱用鉄猪鈎木柄亂毆致將董廣幅膁後董安右手背毆傷耿添城亦用木杆擋傷董廣興左手中指

毛滏當時殞命報驗獲犯審供不諱該督等以李柱夥竊童廣興地內高粱黃豆嗣被毛滏查知將原贓起獲走後復同耿添域持仗追奪該犯用劈刀將毛滏戳傷身死毛滏受雇看青有應捕之責即與事主無異將李柱依竊盜雖離盜所而臨時護贓格鬬殺人為首斬立決例擬斬立決耿添域幫同拒捕傷人應科從罪聲明業已監斃應毋庸議等因具題臣等查竊盜已離盜所臨時護贓格鬬殺人為首斬立決之例係指實犯竊盜而言若係盜田野穀麥非實犯

竊盜可比律內指明有拒捕依罪人拒捕科斷自不
得牽引竊盜拒捕殺人之條以致案情與例意不符
今李桂將竊事主董廣興地內高粱黃豆用船裝載
運回藏匿被受雇看青人毛淦事後查知邀同事主
將原贓起獲截回該犯聞知往追不依用鐵刀將毛
淦戳傷身死即使果係實犯竊盜該犯事後拒捕已
與臨時護贓格鬬者不同況所竊係田野穀麥律准
竊盜論不與實犯同科則該犯將看青之毛淦拒戳
致斃律應照罪人拒捕鬬擬罪止斬候該督等將該

犯依竊盜雖離盜所臨時護贓格鬭殺人為首例擬
斬立決引斷殊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
覆應令該督等再行詳核案情例意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



直隸司 光緒十一年

查例載在口外出錢雇人刨挖黃芪首犯除有拒捕奪犯等情仍按罪人拒捕及奪犯毆差各本律本例分別定擬外如所雇人數未及十名者照違

制律杖一百十人以上加枷號兩個月五十人以上杖六十徒一年每十人加一等以次遞加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各減一等受雇挖芪之人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遞籍管束如係割草民人不得妄拏滋事該處圍積黃芪首犯數至十斤以上者亦照違

制律杖一百五十斤以上者加枷號兩個月百斤以上杖
六十徒一年每百斤加一等以次遞加罪止杖一百
徒三年為從亦各減一等黃莶入官王無業貧民零星
乞有黃莶進口售賣每次人數不得過十名每人携
帶不得過十斤違者以私販偷仍責成守口員役及
各口關隘官弁寔力稽查倘有賄縱情弊查出按例
究辦等語茲據該都統以近年黑沙灘一帶產有墨
晶石因例無偷挖與販作何治罪明文小民惟利是
圖糾夥偷挖以謂無干禁令漸至明目張膽往來與

販茲在圍場岔溝地方盤獲私販墨晶石人犯王鳳宗解寶堈二名墨晶石五馱計重五百餘斤該處附近圍場各山風脈攸關若不酌議治罪專條申明禁令不特民無儆畏偷挖興販愈多且口外為馬賊出沒之區更難保不勾結為患別滋事端一經犯事到官因無治罪專條比照辦理尤恐畸輕畸重難得持平第此等墨晶石亦間有附近小民貪圖微利偶爾偷挖為數無多者若遽比照承德府屬偷挖金銀礦砂無論人數砂數多寡首從各犯加枷分別問擬軍

徒之例未免情輕法重可否將偷挖墨晶石人犯比
照盜掘金銀銅錫水銀礦砂計贓准竊盜論另立專
條偷挖未得及為從並私販各犯減一等問擬如有
拒捕殺傷人悉照罪人拒捕各本律例分別科斷等
因奏奉
諭旨交臣部議奏臣等查匪徒偷挖金銀等項礦砂易滋
事端故例禁特嚴承德府屬為
陪都重地附近圍場風脉攸關故又特立偷挖加重治
罪專條至墨晶石不過一玩好之物既與金銀銅錫

等項礦砂不同亦不在例應禁止之列若違照承德府屬偷挖金銀礦砂無論人數多寡首從擬以軍徒殊覺過嚴即照盜掘金銀銅錫水銀礦砂計贓准竊盜之例科斷則人數至三十名即應枷號充軍未免情輕法重查口外偷挖黃芪向亦不設厲禁因恐倚衆滋擾牧場是以分别人數多寡逐層遞加罪至滿徒而止黑沙灘一帶所產墨晶石既據該都統聲明有關圍場風脈且恐聚衆多人别滋事端核與偷挖黃芪情事相類自應比照分别問擬復查嘉慶十六

年十月内奉

上諭刑部奏酌定偷挖黄芪人犯罪名一摺著依議行矣黄芪為藥植所需附近貧民零星挖賣在所不禁若至聚衆多人並倚衆拒捕則必應按律治罪現將偷挖黄芪明定科條稽查嚴密小民自不敢干犯禁令但近年口外游民衆多伊等本係無業之徒趋利若鶩邊外所産如鉛斤木植不一而足設奸民等舍此趋彼聚集既衆必仍滋事端若逐案增定條例亦屬繁碎此事總在緣邊關隘於無業游民出口時認真查禁為正本清源之道出口之民既少

自不致群相糾集牟利逞兇等因欽此恭繹
聖訓是該處偷挖物產人犯皆係無業游民貪圖微利出口
所致如果地方官能於緣邊關隘實行查禁游民出
口者少則弊從源清此風自可遏止應令該都統嗣
後飭屬一體出示於邊口認真稽查庶地方可期靖
肅其現獲王鳳宗一案即應按照偷挖黃芪定例速
飭審擬報部到日再議再此摺於七月二十九日抄
出報部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

江西司咸豐二年

奉

大人交核江西司審辦韓文杰稟控王景春行竊張元德鋪內貨物一案職等查學習手藝之徒偷盜業師財物例無治罪明文亦無辦過成案惟例載匠藝人等殺傷業師及業師殺傷匠藝之徒均照大功服制科斷比例參觀則匠藝之徒偷盜業師財物亦應比照卑幼盜已家財物律定擬此案韓大杰拜認張元德為師學習手藝該犯商同王景春偷盜張元德鋪

親屬相盜

內贓物計抵八十兩正兩司將犯人照依律擬以杖
一百王景春照凡盜贓一等擬以徒二年尚屬允協
應請照辦仍候
鈞定

四川司 咸豐六年

查尊長致斃卑幼之案其因搶竊親屬財物被尊長殺傷例應依服制問擬不得照凡人擅殺科斷顯有明文未便合本例而牽引凡人之例定擬致與例意不符比案張映得因緦麻服姪張其幰屢次向伊訛詐行兇將其致斃前據該督以尊長因卑幼屢次兇擾登時忿激致斃應依凡人定擬將張映得依兇惡棍徒無故擾害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例擬徒等因咨部經本部以親屬分宜周恤例內原不重於搶

奪故卑幼搶奪尊長財物遇有殺傷應仍按服制本律問擬駁令另行妥議去後茲據該督咨稱查期親以下自相盜者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又例載親屬相盜殺傷之案其因搶奪親屬財物被尊長卑幼殺傷各依服制殺傷本律問擬等語參核例意係卑幼偶爾向尊長恐嚇或搶奪得贓既未被尊長殺斃則卑幼自應計贓准竊盜加等科罪如因此而適被尊長毆死則親屬原有相同之誼不得以卑幼因一時一事遽行逞兇是以仍按服制殺傷定擬不得照

凡人擬毆科斷若卑幼屢次逞兇干犯尊長之案在尊長雖有周恤之義而卑幼毫無敬尊之心以訛詐逞兇為常事則與尊長已有義絕之狀致被一時忿激致斃似未便將尊長與服制殺傷相提並論今張其懊屢次向張帙得行兇訛詐剝衣牽牛復將其毆傷如此情兇勢惡目無尊長雖與卑幼行強盜有間較之搶竊情尤可惡與僅止一時一事訛詐恐嚇亦迥不相侔如僅責以親屬分應周恤之義竟置擾害難堪之情於不論則不肖之卑幼愈得肆其擾害而被

害之泉同拘於服制較凡人擬罪為重情法均不得
其平前因例無作何治罪明文將該犯張瑛得依登
持致死擬徒例擬徒係屬衡情酌斷似尚平允應仍
照原擬辦理等因本部查服制案中所稱義絕如翁
之於媳夫於已出之妻皆係尊長絕於卑幼若卑幼
於尊長並無義絕之文況本宗服屬相合以天與翁
媳夫妻之以人合者不同斷不容以義絕為詞致水
源木本之親視同恆泛至例稱搶竊財物被尊長毆
傷依服制本律問擬並不以偶爾恐嚇及屢次干犯

為例今乃曲為之說以偶爾恐嚇者為致斃本宗卑
幼以屢次干犯者為致斃擾害棍徒殊覺毫無依據
該督又稱恐嚇之例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尊長殺
傷卑幼若拘於服制則被害之尊長較凡人擬罪為
重情法不得其平等語不知卑幼恐嚇同凡人科斷
者所以嚴犯上之防尊長殺傷不得同凡人科斷者
所以篤宗親之愛倘平日失於教誨臨時又不拘執
送官致以財物之微戕其族類鞫獄者又持寬其法
置搶竊被尊長殺傷本例於不問轉謂本宗服屬有

於長徇姑以致縱枉使是情法愈覺不平何以正人心而維世教引斷未能允協本部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四川司咸豐八年

本部查平人致斃搶竊擄害等項罪人均得擅殺擬罪至搶竊親屬財物被尊長卑幼殺傷例內載明各依服制殺傷及同往親屬相毆各本律問擬不得照凡人擅殺科斷顯有明文擄害與搶竊事同一律以彼証此參觀自明是同姓親屬相毆等律即係致斃擄害族人正條豈得謂例無治罪明文另生異議蓋本宗服制雖盡而親親之義猶存立法本意惡其族類殘殺故不與凡人同科所以薄貲財而重親誼至

恐嚇杈財律內卑幼犯尊以凡人論等語正以被害
者既不照捏毆傷科斷恐肆慢之卑幼無復忌憚故
有犯即同凡人論罪以示創懲要之為恐嚇者嚴定
罪名不為毆傷者略從寬貸權衡輕重意至深微並
非謂一有恐嚇等情即可置親誼於不論該督所引
康幗邑一案並非通行之件不足引以為據楊威武
一案即係依服盡親屬相毆本律擬絞正與此案相
符該督稱此案死者嚇詐得贓拒毆有傷楊威武之
案稍有不同不知死者之嚇詐既不以罪人論則死

者之拒毆不以拒捕論該犯將死者致斃即不應以擅殺論衡情定擬自可了然該督又稱此案若照親屬相毆條汶斗等亦應照子弟起意父兄同行助勢擬徒尚係謀殺條汶斗等從而加功必照例擬以一斬兩絞死係棍徒一死三抵亦覺情輕法重等語不知名例所稱殺傷等案子弟起意父兄同行助勢照本條加等治罪原因父兄濟惡故擬罪從嚴若父兄先被死者毆傷迨後聽從子弟前往與助惡不同事屬侵損應仍照律以凡人首從論至此等謀故殺案

件並非概予實抵查道光七年福建省馬源聞因族馬幅周竊伊木物經人勸令賠贓嗣該犯向索馬幅周拳毆該犯取竹銃將其致傷身死審依同姓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律竹銃施放殺人以故殺論例擬斬衛情酌入緩決恐各省拘於謀故殺人向係入實之例奏准通行如有似此之案酌入緩決辦理迨後道光十四年江西省秋審斬犯曾渴緒因族叔曾五棕搶伊耕牛復將伊砍傷該犯放銃將其致傷身死十六年江蘇省秋審斬犯豐沅胡因族姪豐錫金誆

騙伊子錢文復竊伊院隣衣物將其故殺身死又是年湖北省秋審絞犯余卓義因族叔祖余思千竊伊族兄茅草該犯與余和茂聽從余以首將其掘土掩埋身死均照馬源開通行入於緩決該省楊盛武一起前經本部辦理秋審改入可矜蓋定案時科以致斃同族之罪秋審時仍原其先被擾害之情實為情法兼盡又查余卓義一起招冊聲明斬犯余以首病故絞犯余和茂緝獲另結即係一斬兩絞固不必以一死三抵為擬至外姻一項凡服圖所載無論外祖

母舅母姨妻父母女婿等類係屬同親即母之祖父母妻之兄弟女之孫姑舅之孫等類雖無服制其相臨之誼非等泛常律以擅殺於情既有未安於理亦有不順總之此等案件統括於不照凡人擅殺科斷一語毋庸另生枝節所有侯正友及前駁張映得一案應令該督即行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江蘇司 光緒元年

查擅殺罪人以鬬殺擬絞之律係指凡人而言若係親屬致被殺傷例應仍按服制本律問擬不得率援擅殺之條致與例意不符詳核此案情節已革佐領多崘與伊子廣成赴京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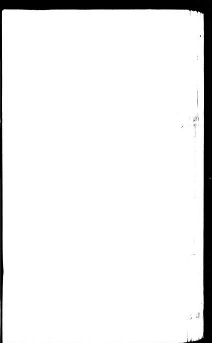
見因無服族姪受祿於旗營公所發放衆兵餉銀揑以曾向伊妻説明欲借廣成應得銀兩前赴公所擅取餉銀五兩七錢經領催呈報該管官訊問受祿爭辯將其前鋒革退並將儘先驍騎校一併咨銷發縣監禁

俟該革員回旗再行提辦查該革員與受祿係屬同族受祿擅取餉銀為數無多並非情罪重大該革員如果念切同宗正可訓誡責懲俾知悔過乃遽以受祿搶取餉銀等情呈請查辦已失本宗情誼迨該協領呈由該將軍委員研訊受祿堅不承認發文該管佐領嚴行管束並將擅取銀兩追繳是此案業已完結受祿不過交旗管束之人該革員何以擅加鐐銬並欲另擬重大刑具究竟是何居心如謂受祿素性桀頑難加管束亦應呈明該管上司懲辦乃於防禁

佞赫圖勸阻不聽遽將祠門關閉添加鐐銬並令將
其鎖入木籠因受祿不依辱罵撲向撞頭拚命輒忿
怒起意致死喝令兵丁帮同揿按自行騎壓受祿身
上用蔴繩將其勒斃核其情節係挾私逞忿故殺與
因公事致死者不同且受祿係該革員無服族姪服
制雖盡而親誼猶存在死者飾詞冒領固屬妄為在
該革員仍不得失親親之義豈容逞一時之私忿遂
至族類相殘查卑幼搶竊親屬財物被尊長殺傷例
內載明各依服制殺傷及同姓親屬相毆各本律問

擬不符照凡人擅殺科斷檢查咸豐八年山東省段榜故殺挾嫌放火小功姪段平身死一案該撫聲明兇徒挾仇放火在凡人登時致斃尚得原其忿激之情於擅殺絞罪上減等擬徒若尊長致死挾仇放火卑幼概依服制本律問擬似較凡人為重咨部示覆經臣部以尊長於卑幼誼屬周親本不等於泛常倫逞一時之忿忍將卑幼慘殺其膜視倫常情節實較凡人為重遇有此等案件不得同凡人減等所以厚風俗而篤宗親行令將段榜照服制本律定擬等因

在案彼案既不得照凡人免其絞抵此案豈得復照
凡人擅殺同科比例參觀自應將該革員依同姓服
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該
督聲稱例無本管官致死先為兵丁犯事革退之無
服卑幼作何治罪專條將該革員比照罪人已就拘
執而擅殺以鬬殺者絞律擬絞監候引斷殊未允協
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核
例案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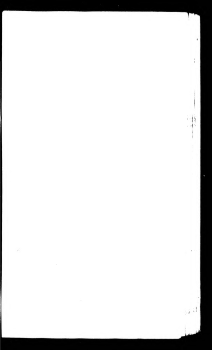
江蘇司 道光十八年

本部查兇惡棍徒閒擬軍罪之例係專指無故尋害而人實在兇情勢惡而言若事出有因並非無故擾害及偶然挾詐尚非實在兇惡者俱不准濫行援引今羋五強拉馮泳幹家牛馬驢頭係因馮泳幹族人馮作椿先將伊馬驢趕去意圖報復所致與平空肇衅不同迨一經他鄉追捕即將所拉牛馬驢頭撩棄並將架走之馮作哲等釋放核其情節亦非實在兇惡豈得遽科以棍徒擾之之罪況詳核案情羋五與

恐嚇取財

馮作椿素識路過邀飲情好不為不密乃馮作椿因口角微嫌輒糾人將葉五馬騾赶去而是時葉五等同行共有六人亦絕不向其攔阻已非情理所有且葉五等於馬騾被人赶去之後畏累不敢控追似係安分良民何以反遷怒於無干之馮泳幹糾衆登門滋鬧前後行徑判若兩人尤出情理之外至馮作椿等強奪葉五等馬騾係在村集地方所奪馬驢人至十餘頭匹之多其踪跡自難掩人耳目何以事閱丰年絕無一犯被獲即難保非葉五等畏罪捏供希圖

祇制該撫於此等情節未經審訊明晰輒將罪五等依棍徒擾害例分別首從問擬殊未允協案關罪名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委員研訊確情按照律例妥擬報部再行核辦可也



湖廣司道光十九年

臣等查刁徒訛詐釀命如死者素非良善訛詐寔出有因向有酌減擬流之案若死者係清白良民輒藉詞訛詐致釀人命概不得輕議寬減今鄭允鎔雖有具控陳大香欲圖雞姦之案並未被姦乃吳家城輒指為身家不清向其索詐致令自盡即屬無端肇衅平空訛詐與事出有因不同自應照例擬以繯首該撫率於本例上量減擬流殊屬輕縱罪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繹律意另行妥議具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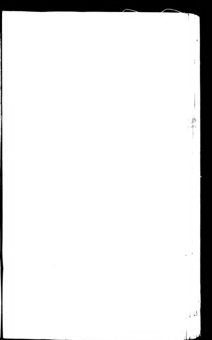
到日再議

奉天司 同治十一年

本部查搶人勒贖之例從前僅係廣東福建兩省專條其餘各省因非通例雖據搶後有淩虐重情仍止按棍徒擾害例分別首從擬以軍徒迨因各省匪徒充斥纂為通例已較從前加嚴自足以示懲創至審無淩虐重情止圖關禁勒贖計贓數至一百二十兩以上照搶奪滿貫擬絞之例係專指廣東廣西二省而言原以該二省搶人勒贖之案甲於天下其風較各省為甚故治罪亦較各省加嚴本部於同治九年

修例時既未將此條纂為通例他省即不得率行牽
引以致罪有出入今戴汶義張佩成起意糾夥各捆
縛二人勒贖詐得錢文雖各計贓逾貫惟係恐嚇之
贓律應准竊盜論罪止滿流該犯等本罪已應發遣
即屬無可復加該將軍如果究出該犯等實有任意
淩虐情事即將該犯等均擬重辟亦屬咎有應得既
據聲明並無淩虐重情自應將該犯發遣為奴以符
例意該將軍舍本例于不問遽將該犯等比照廣東
廣西二省捉人勒贖審無淩虐重情圖利關禁勒贖

得贓數至一百二十兩以上照搶奪滿貫例擬絞監
候引斷殊未允協罪關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
令該將軍再行研訊該犯等有無淩虐確情詳核例
案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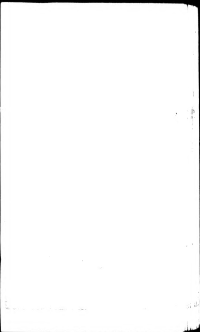


四川司 光緒元年

本部查例載兇惡棍徒生事行兇擾害良民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等語誠以此等桀驁性成難期悛改留之本地恐其擾害善良故驅以遠之以充軍役與因瘋殺人及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例應永遠監禁者迥不相同今已革武生蘭映泰迭次逞强滋事於學院開考時並敢圖利把持糾毆廩保抗傳辱差復行聚集多人竟圖鬨堂衅擾該督既將該革生照棍徒擾害例擬軍復加擬永遠監禁不特無此辦法亦與

定例不符如謂滇黔初定遣兵散勇尚多恐其勾結滋事查松潘廳應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人犯按五軍道里表係發湖北山西等省與滇黔並不接壤即謂慮其遣戍來閩脫逃挾仇報復該犯皆由自取與人無尤配所主守如果嚴加防範自不至有兔脫之虞設或逃回原籍復行滋擾該地方官果能認真查拏從嚴懲辦亦何致釀成重案總之此等強橫兇徒祇宜散遣遐方不宜聚居一處若如該督所奏將不法棍徒概行永遠監禁囹圄重地勢必日積日多倘

或結夥成羣希圖越獄管獄官稍有疎防將恐別滋事端辦理諸多窒礙所有該督請將該犯蘭映泰並此後如有兇惡棍徒難期悛改可否一併永遠監禁之處均毋庸議餘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逸犯蘭映芳等應令該督飭緝務獲究辦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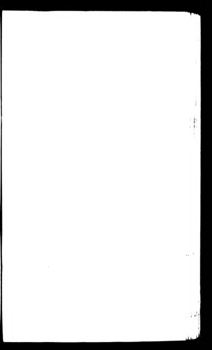


奉天司 光緒二年

本部查屢次酗酒滋事怙惡不悛發遣吉林黑龍江當差之例係專指旗人而言若旗人另犯罪名例應銷除旗檔照民人定擬即不得復照旗人例發遣致與定例不符今常興阿吉成阿聽從偷竊牛隻宰殺挾嫌放火燒燬場園谷草並酗酒滋事屢次責懲後不知悛改復詈罵官長撕破衣服該犯等盜牛宰殺係屬為從按例罪應減等擬徒即挾仇放火燒燬場園谷草亦罪止擬流該犯等俱各犯竊例應銷除旗

稽然民人一體定擬自不得照旗人酗酒滋事發遣
例辦理惟該犯等迭次聽從盗牛宰殺並挾嫌放火
燒燬瑪剛谷草復屢次酗酒滋事詈罵官長即與棍
徒擾害無異自應從重按例問擬常興阿吉成阿應
銷除本身旗檔均改依光悪棍徒屢次生事行兇擾
害雖有實據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面刺窃盗及
烟瘴改發名字餘均應如所咨辦理該犯等事犯在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詔以前係棍徒擬軍扎普西業明吞奇圖係盗牛宰殺

擬軍均不准援免忠山廸雅木攸廷係盜牛宰殺為
從減等枷號擬徒孔拉吉圖係挾仇故燒場圍柴草
為從減等枷號擬徒不在不准援免之列均准援免
釋放後再有犯枷一等治罪所有該將軍將常興阿
吉成阿照旗人酗酒滋事例發遣之處應毋庸議逸
犯吉爾格吉爾根係應令該將軍飭緝務獲究辦至
失察云云



陝西司 光緒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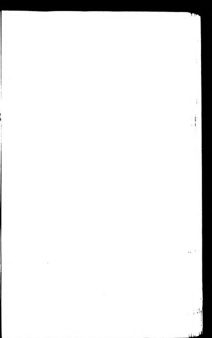
查律載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又監守盜倉庫錢糧三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雜犯總徒四年又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擬絞監候各等語又同治十年日部核覆前任寧夏將軍穆圖善奏管隊官驍騎校游保頭品頂戴記名副都統巴爾佳布誤殺別營差弁搰內經日部酌議嗣後軍營官兵致斃人命案件無論

案情輕重悉照各本律定擬均不准處請留營展足
以飭法紀而昭憲典等因奏准通行各省督撫將軍
都統遵照在案此案記名副都統墨爾根城協領穆
通阿統領黑龍江頭二兩起馬隊官兵該起內有官
兵全國等十一員名在哈密辦事大臣明春處當差
其月餉均歸該員承領收存俟歸起後再行給發內
有甲兵岳凌阿一名在哈密病故應找領餉銀三十
七兩八錢四分經穆通阿私行動用維時協領銜儘
先佐領委營總承璽在穆通阿處充當文案章京兼

理限臣曾云統領儘管使用岳凌阿與伊同係布特
哈城人將來回城伊與兵凌阿家中償還追承璽被
穆通阿稟揭撤委後穆通阿向承璽逼討岳凌阿月
餉銀兩承璽以此銀本係統領使用前許為代償係
因統領優待之故今既稟揭撤去營總即不能代償
穆通阿令達春佈等強拉馬匹鞍轡作祇以致承璽
氣忿吞服洋藥自盡該將軍以屢加訪訊衆供確鑿
請將穆通阿褫去黃馬褂革職留營効力等因具奏奉
旨交
臣部議奏臣等查職官犯罪無論情節輕重均應按

照律例定擬罪名至近年因軍務緊要將議罪之員
奏請留營効力係專指因軍務獲咎者而言此外有
犯人命等案並無亦准留營効力之條今記名副都
統墨爾根城協領穆通阿統領馬隊官兵於甲兵岳
凌阿在哈密病故應找領餉銀三十七兩零私行動
用經委營總承璽因在該員營中充當文案章京感
其優待允為代償迨承璽被該員稟揭撤委後該員
輒向追討並令達春佈等强拉馬匹鞍轡作抵以致
承璽氣忿服毒自盡該員侵用兵丁餉銀計贓按監

守自盜律應擬流係雜犯罪止緫徒惟承璽之自盡
由於被該員訛索所致未便置人命於不問查刁徒
平空訛詐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例應擬絞即以承
璽曾言允為代償事出有因與平空訛詐者有間亦
應量減定擬該將軍並未訊取穆通阿供詞僅將該
員革職留營効力核與定例及奏定通行不符阝部
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詳細研鞫訊取確切供
詞按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奉天司　光緒八年

臣等詳核案情善英額同史文党文全報種已革莊頭劉廣發退出地畝已經委員查丈明確咨部覆准有案自應歸善英額等承種劉廣發族人劉泳生霸種不交已革主事鄔文藻因劉泳生屬托輒敢擅撥地三十日交劉泳生耕種並捏稱於荒甸行赴縣報佃是劉泳生之強行占種恃鄔文藻為護符鄔文藻若非漁利分肥亦豈肯代為捏報至鄔文藻工人王振江王連城趙發張有將善英額佃戶宋有毀傷捆

尋詐錢一百三十千之多其為鄧文滐霸種未成心
不稔私收意王祿江李宗祚設害使善英頷不得安
種清已頷然及至田禾成熟王祿江等欲率衆搶割
善英頷雇葛永德王贊廷宋永平保護並在縣請添
差押望鄧文滐復令説合須党文全出錢一千二百
千給尹家完事善英頷不與赴田割禾王祿江等攔
阻竟用鳥鎗轟傷王贊廷身死葛永德亦用鎗轟傷
王祿江殞命該督以拒捕殺人重罪擬之已死王祿
江僅将王連成加等擬遣已屬有意開脱至謂鄧文

藻先期至縣並無主使試問劉泳生覇種善英頭地
畝與伊有何干涉始而主唆劉泳生等捏報強種羅
而伊工人捆縛善英頭佃戶詐索錢文均係一畔相
因即伊工人之欲搶割未遂已先為伊送信鄧文藻
並不阻當復令善英頭給錢說合遂致釀成互毆二
命重案似此散布黨與魚肉鄉民即科該革員以主
使為首之罪已屬罪所應得如謂毆人之時該革員
並未在場以身列衣冠之人行詐索擾害之事較尋
常兇惡棍徒情節尤重亦當按例從嚴懲辦以肅官

嚴飭守值役等嚴詠偽經疏察關稽宮符訛詐主
使究全承名出入收閱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研
鞫確情按律定擬到日再議

浙江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强搶婦女之案必須嚴究夥謀糾搶及有無姦污確情按例懲辦不得任聽串揑避就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董開源承襲雲騎尉世職在營學習期滿出標尼善明在紫雲菴爲尼與吳秀文家鄰居董開源亦同村無嫌嗣董開源與胞弟董開太董福堂帶同董兆義董阿興等在山砍樹適尼善明之徒尼寶元路經該處因與董阿興認識問訊而去董開源見其年輕即以欲搶娶作妾之言向董阿興

等戲謔董阿興等均未理會是晚董開源之女董銀姑因出外找尋幼弟經過吳秀文家門首聽聞吳秀文之女吳彩姑在屋談笑倚門窺聽吳彩姑知覺同堂兄吳光明開門喝問董銀姑未答轉身行走吳彩姑等疑賊斥罵董銀姑折回不依彼此爭鬧揪扭經吳秀文董開源等聞知趕問喝散董開源因女被揪辱並失落簪珥無獲意存袒護向吳秀文呵嚷吳秀文不服董開源氣忿喝令董開太等將吳彩姑吳光明一併拉至家內令吳彩姑與其母董宣氏同房住

宿吳光明關禁空屋並未姦污吳秀文隨託人往向
董開源央放調處董開源欲令吳秀文登門服禮再
行放回吳秀文不甘正在愁急適董阿興尼善明各
往探望互相談論均稱董開源弟兄橫蠻董阿興又
以董開源欲搶尼寶元為妾戲言隨口提及即自走
回尼善明聞而疑懼吳秀文希圖吳彩姑等速放起
意主使誣告聲言董開源等搶走因吳彩姑等出阻
並被拉去關禁一同出控方免後患尼善明允從當
將尼寶元藏匿向在逃生員阮欣園告知央作呈詞

阮欣園與董開源亦有訟嫌乘機聳慂即為起稿並捏敘董開源至菴開步窺見尼寶元少艾稱慿買回作妾尼善明正言回覆糾率董開太等黄夜踢毀菴門進內強搶各情交給吳秀文等投遞吳秀文等投知地保赴縣呈告該縣飭差將吳彩姑吳光明押放拘傳董開源等到縣訊供各執因尼寶元尚無下落嚴飭訪查阮欣園恐致敗露倩人將尼寶元引至胡姓空屋賄囑地保陳榮捏稱被董開源藏匿在彼陳榮通知縣差前往押帶尼寶元赴縣節訊尼善明等

供指確鑿董開源等一味狡展奏請將董開源等斥
革委審訊出實情該護撫將董開源依細故逞忿並
非圖利勒贖上於闗禁數日服禮放回為首例擬徒
聲明係雲騎尉世職藐法生事情節較重從重發往
新疆充當苦差吳秀文依誣輕為重至死罪未決律
擬流尼善明依為從減等擬徒吳秀文年逾七十尼
善明係婦女各照律例收贖等因具奏臣等詳核案
情該革員董開源因與胞弟董開太等帶同董兆義
董阿興等在山砍樹瞥見尼僧善明之徒尼寶元由

彼路過與董阿興認識問訊該革員因窺尼寶元年
輕既有欲搶娶作妾之言其爲立意强搶已可概見
乃謂係向董阿興等戲謔之言殊難憑信迨該革員
之女董銀姑因找尋幼弟經過吳秀文家聽聞吳秀
文之女吳彩姑在屋談笑倚門窺聽被吳彩姑知覺
疑賊斥罵互相揪扭業經吳秀文與董開源等喝散
事已寢息且係尋常口角細故何至復向吳秀文呵
嚷不服輒喝令董開太等將吳彩姑吳光明一併擄
捉至家安知非該革員窺見尼寶元後夤夜强搶因

吳秀文家出阻亦將吳彩姑等擄捉謂無强搶姦污等情顯係藉詞支飾如謂吳秀文託人央放調處該革員欲令登門服禮再行放回吳秀文不甘起意主使尼善明誣告董開源强搶尼寶元因吳彩姑等出阻並被搶去關禁何以甘認誣輕為重之罪明係因吳秀文年逾七十尼善明係屬婦女俱為律得收贖之人串控供詞為董開源開脫地步況尼寶元吳彩姑等係經官先後查傳到案乃謂尼寶元係代作呈詞之阮欣園輾轉藏匿阮欣園在逃未獲雖有聽囑

之地保陳榮亦恐係扶同揑飾承審之員於此等強
搶婦女重案並不切實究訊率據趨避供詞遽將該
革員照細故逞忿並非圖利勒贖止於關禁數日服
禮放回例擬徒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名為加嚴實則
從輕且關禁勒贖之例係專為擄捉男子而設若擄
捉婦女至家業經關禁數日其為意存姦污情已顯
然自應嚴訊明確按例科斷豈得牽引此條案情既
涉支離引斷尤未允協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
行提集犯證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山東司 光緒九年

謹

奏京城棍徒勾結宗室覺羅肆行擾害嚴定治罪章程

恭摺奏祈

聖鑒事光緒九年八月十七日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

城御史遵

旨會議緝捕章程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旋准該衙門抄錄原奏知照刑部查原奏內

稱土棍無賴之徒勾結宗室覺羅結黨成羣橫行鬧

蓋以此情形當經出示嚴禁並將引誘京城擄劫勒
贖之案奏予交部懲辦無如首從罪名懸殊餘犯皆
從罪名遂無所區嗣後匪徒擄劫勒贖等案擬請
飭下刑部於定案時不分首從從重治罪窩藏之家一律
重懲其宗室覺羅罪名應由宗人府從嚴定擬等因
臣等查現行例內棍徒擾害分別首從問擬軍徒係
指尋常僅免訛詐者而言至
京城為京畿重地竟有無賴棍徒倚恃宗室覺羅為護

符膽敢勾結到處擾害或藉端挾詐或結夥混毆逞
兇傷人實較尋常之案之案情節為重自未便拘泥
成例致涉輕縱查各省匪徒定例每有將兇惡較著
者不分首從一律嚴辦此等兇徒在
輦轂之下聚眾橫行尤應從嚴治罪以昭懲創該衙門
請於定罪時不分首從係為綏靖地方以安閭閻起
見臣等公同商酌除捉人勒贖首從罪名尚非輕縱
遇有此等案件應由臣部隨案酌核情節嚴辦外應
請嗣後京城匪徒勾結宗室覺羅藉端挾詐並聚眾

時既已奏准凡傷人之案即照棍徒擾害例不分首
從均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安置為歲之犯亦應按
律科斷其宗室覺羅有犯宗人府酌核定擬如此嚴
行懲辦庶匪徒知所儆惧而地方可期安静矣如蒙
俞允臣部咨呈宗人府並行文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
城一體遵照再原奏內稱拏獲軍流徒逃各犯如係
積慣窃賊案情較重或係著名匪棍以及逃次脫逃
者由刑部定案時聲叙直隷總督轉發府縣嚴行禁
錮毋任復出滋事至拏獲逃次逃犯內有同夥復窃

未獲之犯應由各衙門將該犯發交大宛兩縣監禁

俟夥賊拏獲飭提質訊惟大宛兩縣監獄爲地無多

此項人犯拏獲之數多寡難以預計誠恐人數太多

無可安置轉咨室礙今擬步軍統領衙門所交收禁

人犯每縣各以五名爲準五城所交收禁人犯每縣

各以十名爲準如逾此數即將在先收禁人犯提送

刑部轉送直隸總督飭屬禁錮抑或由各衙門提同

自行分別發落之處臨時斟酌核辦其尋常初次脫

逃並初次遣遣犯仍送刑部照例辦理等語雖非經

久之計洵係為嚴飭捕務嚴戢盜風起見自應如所

奏請宜辦理所有臣等議定擬治罪章程緣由理合

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擬絞監候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李百枝因給王均況之女治病見其懦弱可欺訛索謝禮三千吊因其不允携取手鐲聲言將伊女送伊為妻藉端嚇詐致王均況愁急莫釋自縊身死情殊刁惡徧查律例並無恰合專條惟王均況之死雖由該犯訛逼嚇詐所致第究因治病索謝起衅與平空訛詐不同自應

之例酌減問擬應如該督等所題李百枝應比依刁
棍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之人因而
自盡絞監候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至
配折責安置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審理棍徒案件必實係兇惡昭著屢次生事擾害者方可按例科斷若並無實在兇惡擾害顯跡自不得率援棍徒之條況事涉吏役需索夫馬等項尤不應任意加重以箝制小民之口致使衙蠹橫行無忌此案劉碧潭先因抗辭協濟馬匹錢文誣控書差犯案擬徒逢

恩援免該犯家有地二十餘畝每年應完糧銀七錢餘分光緒五年秋禾被水該縣勘明分別蠲緩應完五年

恐嚇取財

於節年糧銀緩至六年秋後啟征帶完劉碧潭欠完五年下忙緩征地糧三錢餘分先經縣役劉霦等屢催未允劉碧潭意圖拖欠經該縣票差齊信劉四寅前往傳追劉碧潭誆看差票不還齊信等不依劉碧潭喝令其子劉和用拳並木棍將齊信劉四寅毆傷逃逸七年派辦

山陵大差該縣先期奉札派撥協濟馬匹按照上屆舊章每地一畝派錢六文派令里書差役催辦仍由各戶自行交納劉碧潭回家聽聞派辦前項馬差因無錢交

納起意赴京誣控如果控告得免尚可向村人見好欵錢使用並圖挾制本官免辦前項毆差之罪找向在逃之鮮丹桂告知情由捏飾書役串謀紳董豢養賊匪改名復充捐辦積谷捐谷又復捐錢應差本有官馬不知置於何地等情央允鮮丹桂代寫呈稿一紙帶在身邊赴京控告行至中途被獲起出呈稿該督以劉碧潭欠粮令子拒傷差役平復罪止杖責即其誣控差役齊鳳翔等豢賊擾民尚未呈告到官若於誣告軍罪量減擬徒

札復

復卍加等罪亦僅止擬流惟其屢次恃惡抗差逞刁
滋害寔屬不堪其援將劉碧潭依免惡棍徒屢次生
事行兇擾害良人例擬軍等因咨部　本部查劉碧
潭欠完光緒五年下忙地粮本係因災歉緩征之項
且為數僅止三錢餘分何至差役屢催不完且轉而
毆差自取罪戾恐平素健訟者計不出此顯係差役
深惡劉碧潭平日多事不利於若輩因而下鄉藉端
滋擾激成爭鬧捏傷挾制豈得專坐罪於劉碧潭之
身至劉碧潭因該縣藉

陵差科

泒並差役拳窃等情起意赴京控告若非事出有因該縣差役豈肯越境截拏即使寔係虛誣劉碧潭既未控告到官被告差役亦未受拖累科以不應重杖已足示警如謂係

赦後

復犯量予加責亦無不可該督既謂劉碧潭毆傷差役罪止杖責何得因其誣告未成即率援免棍之條問擬軍戍致加本罪至十餘等總之刁民固應懲辦若事由得罪官役遂格外嚴治窃恐抑過民氣過甚而不法吏役横征暴歛魚肉鄉愚益無顧忌其流獘

更大罪名出入太距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委
賢員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審理刁徒訛詐釀命之案必將其起衅情節訊究明確方可按例科斷不得粗畧大略率行援案請示以致罪有出入此案馬得鈺因已故無服族人馬新盛之女王馬氏承受馬新盛遺産起意爭奪立逼王馬氏交産搬出致相口角用手將王馬氏毆傷致令投井身死該署督以王馬氏被毆右後肋一傷僅止微紅色既非致命又非重傷若照因事用强毆打威逼人致死如非致命又非重傷例罪止杖徒惟馬新

戚因無人承繼將產交給王馬氏承受此產即為王
馬氏之產檢查光緒八年李詳漬向李惘詳訛索錢
文毆其妻李孫氏向阻爭吵致李孫氏被詐自縊殞
命將李詳漬依刁徒無端捏砌平空訛詐致被詐人
自盡例擬絞聲稱馬得鈺起意爭奪與李詳漬詐索
錢文同一無端捏砌平空訛詐況該犯因向王馬氏
爭產不遂將王馬氏毆傷致令忿迫難堪投井自盡
較之李詳漬並無毆打情事情節尤重若援案照刁
徒訛詐斃命例問擬罪應繯首罪名出入甚鉅究竟

應照何例問擬咨部核示等因　本部詳核案情馬
得鈺與王馬氏之父馬新盛既係同族當馬新盛病
故將遺産交王馬氏承受該犯彼時並未聞爭分乃
於事隔多年以後忽令王馬氏交産且立逼搬出似
非情理所有若謂所審屬實該犯以遠族無服之人
覬覦産業毆逼王馬氏自盡僅照尋常威逼人致死
問擬城旦誠未免輕縱然竟照刁徒平空肇衅擬以
繯首究係同宗爭分無後遺産與無干外人平空詐
索稍覺有間似可按例量減以昭情法之平至該督

所引李洋潰一案係屬鉎起訛詐與此案情事不同
未便相提並論惟王馬氏之父故後雖困無近支可
繼亦可擇立遠房為嗣何以並未立後且無服之親
是否獨馬得鈺一人抑或另有別房原咨並未聲叙
明晰應令該督再行詳訊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一年

查律載恐嚇取財者期親以下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又例載捉人勒贖之案審無淩虐重情止圖獲利闘集勒贖為首發新疆給官兵為奴為從之犯俱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各等語此案孫鴻来因向緦麻服叔孫永旺訛借不遂輙糾同汪成培劉濼等四十五人始而闖至孫永旺家各用鎗刀恐嚇致劃傷孫永旺等手指等處繼復將孫永旺等父子捆縛拉回家内看守迨經保長吳剛等說合許給東錢二千吊

始行放回訊無淩虐重情實與捉人勒贖無異查孫
鴻來係孫永旺緦麻服姪例內雖無親屬捉人勒贖
治罪明文惟期親以下自相恐嚇卑幼犯尊長既以
凡論則親屬捉人勒贖即已包括在內自應按照本
例科斷該將軍將孫鴻來等照棍徒擾害例分别首
從擬以軍徒竟置捉人勒贖於不問引斷究未允協
應即更正孫鴻來除刃傷緦麻叔加凡人二等並恐嚇
得財計贓准竊盜加等均罪止擬徒輕罪不議外應
從重改依捉人勒贖之案審無淩虐重情止圖獲利

閩省勒贖例為首發新疆給官兵為奴仍照名例改
發極邊煙瘴充軍以足四千里為限到配役鎖帶鐵
桿石墩一年雖據供母老丁單毋庸查辦汪成澧劉
添均應改依為從之犯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例擬
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該犯等事犯到官在光緒十
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捉人勒贖擬以遣軍均不准援減即行定地
發配至配折責安置飭如所咨辦理仍令照例彙題
並令飭緝逸犯于大虎等務獲究辦相應咨覆該將

軍可也

貴州司光緒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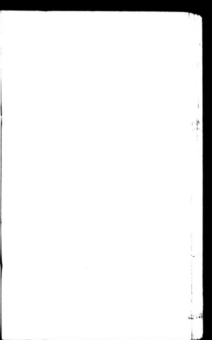
查審理刁徒糾衆嚇詐致令逃走跌斃之案必須嚴究追逐致死確情不得任聽狡避供詞遽行比例量減致滋輕縱此案黄長生之妻黄楊氏先嫁龍姓因夫故改嫁黄長生為妻前夫遺女龍秀雲由龍姓親族主婚嫁與黄陳氏之子黄敢年黄楊氏因已改嫁並未預聞迨後龍秀雲往龍姓探親屢接未回黄陳氏至黄楊氏家談及秀雲是伊所生將來須問伊要人黄楊氏不依吵鬧勸散黄陳氏又向羅斌告知前

情託為理論羅斌捻知黃長生為人懦弱起意詐錢即糾允黃朋等行至黃老長門首適遇黃長生羅斌捏稱黃長生刁姦龍秀雲夫婦不睦黃陳氏託伊等理論黃長生分辯羅斌即拏捻牛草索令黃朋等將黃長生捆縛嚇令給錢方可息事有路過之周長貴與店主黃老長信以為真從旁解勸允俟次日邀人調處羅斌應允因天黑即留周長貴在彼同宿將黃長生解放令與王濃必同宿堂屋左邊羅斌與周長貴黃朋等同宿堂屋右邊是夜雞鳴時分羅斌聽聞

王濃必聲喊黃長生逃走起覔無獲次早尋至林羊河見黃長生倒跌溝內磕傷右額角身死該撫以羅斌起意嚇詐黃長生雖未得財業已釀命惟黃長生死由自跌與被詐情急忿不欲生者有間將羅斌比照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絞候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龍秀雲婚嫁黃楊氏既未預聞其往龍姓探親未回與黃楊氏及黃長生並無干涉黃陳氏欲向黃楊氏要人已屬橫生枝節羅斌以毫不

干已之事輒起意捏稱理論將其捆縛實屬無端肇
衅不待謂之事出有因迨經周長貴等過勸解放仍
留在店內令王濃必與黃長生同宿自與周長貴等
隔房住宿顯闗禁情形防守既如此其嚴豈猶致偶
形疏懈即謂黃長生逃走屬實該犯等同夥多人業
已聲喊起覔亦必登時追赶是死者之跌落河內若
非有意推擠亦屬追毆失跌原揭內稱雞鳴時羅斌
等起覔無獲次日早始見屍身意若黃長生死已多
時而後羅斌始尋至該處以掩其追赶之迹殊不思

初五雞鳴至初六早為時無幾起意追趕名異實同
必謂黃長生失跌身死在羅斌等酣睡未醒之先果
誰見之而誰信之由此以推即黃老長周長貴亦難
保無知情同謀情事至商量移屍致被野獸殘食尤
屬此案疑竇案情既未確鑿引斷亦未允協臣部礙
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務得確情按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光緒十四年

查審理訛詐釀命之案必須嚴究確情按例懲辦以儆刁惡不得曲為開脫率議減等致滋輕縱此案已革營兵龔漢臣籍隸湖南來至該廳與邵維得素未謀面邵維得與王萬成赶車至孫士發店内王萬成向買穀草未成孫士發見邵維得車上有草兩捆疑係偷竊查問邵維得不依彼此爭吵適龔漢臣路過查詢孫士發即以邵維得竊草之言向告龔漢臣起意訛詐將邵維得弔在該店樑上嚇稱送官究辦邵

恐嚇取財

維得不服況罵龔漢臣用木棒毆傷其顖門王萬成
與人說合令邵維得認罰東錢一百吊龔漢臣應允
將邵維得放下扣留孫士發店內令王萬成回家向
邵維得之父邵學發告知並令赶緊辦錢後邵維得
因未見王萬成辦錢回店一時愁急潛至該店後院
用褲帶自縊殞命孫士發瞥見慮恐報官受累將屍
身背至普佛寺後院用原縊褲帶挂在樹上經鄉約
查知報驗訊詳該督等以龔漢臣藉端嚇詐事出有
因若一律擬以繯首似與無端肇衅平空訛詐者無

所區別將龔漢臣依刁徒平空訛詐致被詐之人自
盡絞候例上量減滿流係革兵加等擬軍等因具題
臣等查刁徒嚇詐逼命定例綦嚴必死者實係作奸
犯科有干例議方以事出有因分別首從減擬流徒
若兇犯所藉之事在死者無罪可科即屬無端肇衅
仍應照例問擬不得率行量減今該犯龔漢臣與部
維得暨孫士發均不認識孫士發偶然疑竊向部維
得查問爭吵在部維得既非有干例議之人其事又
與該犯毫無干涉乃該犯一經聞知即起意訛詐將

邵維得等獲弔拷嚇逼與平空訛詐者有何區別而
必曲為之詞况詳核案情該犯不過外來流民非若
兵役土豪素為鄉里所畏邵維得等又係同伴二人
勢非不敵使非另有同夥其情勢又實在兇惡何以
邵維得甘受弔拷王萬成勒給錢文不敢抗拒至於
此自來捆縛弔拷之事斷非一人所能為謂無在場
幫同下手之人殊難憑信至孫士發先未查明該店穀
草有無丟失遽行疑竊查詢尚可云一時冒昧迨龔
溪臣以素不相識路過之人在伊店內將死者捆毆

嚇詐豈不慮及受累何以任聽所爲竟無一言勸阻
龔漢臣將死者扣留在店何以毫無推諉死者自盡
後移屍裝縊又何以獨自起意不待龔漢臣相帮種
種情節可疑謂非商同訛詐顯係捏詞支飾且王萬
成係與鄒維得同伴赶車既經説合出錢龔漢臣儘
可將車馬扣留作抵放令死者自行回家措錢何以
必須將其關禁店内祗令王萬成前去帶信若非死
者自恃理直始終不肯認罰即係該犯等恐向死者
之父個嚇以爲勒贖之計王萬成既往辦錢甫經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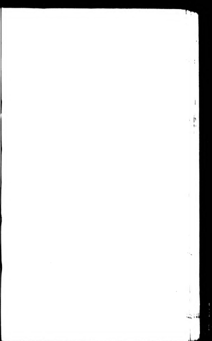
日何以无者迫不及待即行愁忿自盡更難保非該
犯等復有逼迫捆毆以致斃命事後假裝自縊情事
承審之員於此等詭詐逼命重案並不詳細研究任
聽狡飾供詞率行定案並謂係事出有因將該犯量
減滿流復援已革兵丁加等擬軍名為加重實則從
輕殊不足以成信讞案情既涉支離引斷亦未允協
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碍難率覆應令該督等再行提
集犯証嚴鞫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河南司光緒十六年

查審理刁徒嚇詐逼命之案如死者有干例議委由自盡者自可照例量從末減若核其案情與例意不符即不得率行援引致滋輕縱此案李春花因張樹林與魏趙氏通姦起意訛詐邀允李黑妮並在逃之韓小保偕抵魏趙氏門首喝問張樹林驚慌走出李春花斥其不行正道喝令捆縛送究張樹林畏懼逃逸李春花等跟蹤追逐詎張樹林被追情急覓水欲遁致被溺斃該撫以張樹林與魏趙氏通姦本干例

議之人李春花藉端嚇詐尚屬事出有因將李春花照刁徒嚇詐逼命之案訊明死者有干例議為首於絞罪上減等例擬流李黑妮照為從例擬徒等因咨部　本部查刁徒嚇詐逼命量減擬流之例係專指事出有因而又死由自盡者而言至死者因被追情急以致鳧水溺斃在凡鬭案中尚應罪坐所由按律擬抵別係刁徒斃命情節較凡鬭為重自不得援例從輕定擬今李春花因張樹林與魏趙氏有姦起意訛詐糾邀李黑妮等前往捉姦跟蹤追逐致張樹林

被追情急鳧水溺斃與死由自盡者迥不相同雖死者犯姦有干例議惟該犯藉端訛詐亦係有罪之人以凡鬪論律應擬以繯首豈得以事出有因遽行論減該撫將該犯於絞罪上量減擬流是以追赶落水溺斃之案而引死由自盡之條核與定例不相吻合罪名生死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江蘇司光緒十七年

恐嚇取財

査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拷打致死者擬斬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等語此案王汶义因見劉小幼仔同其堂弟劉東田身背布袋賣針起意商允同姓不宗之王蘭詐錢分用隨將其誘進屋內以劉小幼仔係屬匪人前來查探路徑之言向嚇劉小幼仔分辯王汶义喝同王蘭將劉小幼仔拉倒用繩捆縛兩脚令其給錢了事劉小幼仔回稱未帶銀錢王汶义用鉄條毆傷其左手腕王蘭用木棍毆傷其左額

角左肩甲連胎膊劉小幼仔在地喊救掙駡致擦傷脊背左右腰眼劉東田攏護被嚇逃走劉小幼仔駡不住口王汶久用鉄條毆傷其心坎連肚腹右腿脚腕王蘭用木棍毆傷其左腿連脚腕殞命王汶久拏取布袋錢文衣物將屍移棄正欲俵分賍物經差往拏王蘭逃逸王汶久當被獲案該撫將該犯依惡棍設法索詐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不分曾否得財為首例擬斬立決等因具題臣等查惡棍設法索詐官民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寔在光棍為首斬決為從

絞候之例必寔係情罪重大方能援引蓋例稱設法索詐必有商謀之方畧例稱竟行毆斃必係兇暴之勢豪未便以尋常訛詐爭毆斃命之案濫引此例致失情法之平今王汶久起意商允逸犯王蘭向劉小幼仔誣匪嚇詐不遂將其捆縛送毆致斃係屬刁徒平空訛詐拷打致死例有專條自應按照問擬方符定例該撫以平空訛詐斃命之案牽引惡棍設法索詐官民之條辦理殊未允協應即更正王汶久應改依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拷打致死者擬斬監候

例擬斬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該撫疏稱劉小幼仔

云云

奉天司光緒十七年

查審理棍徒訛詐案件必係平素挾有夙嫌或稔知其人懦弱可欺捏詞恐嚇又別有過犯因而藉端索詐方可援照定擬若核其案情與例意不符即不得率行遷就定讞致滋輕縱此案郝得林與唱戲為生之姚瑞詳先不相識因聞姚瑞詳在隣屯唱戲賺得錢文起意糾允計泳珍傳果珍潘和劉清和攔截訛詐得錢均分訪明姚瑞詳赴暖池塘唱戲由四兒台營子路過分持洋鎗前往等候姚瑞詳帶領大車五

輛拉載戲箱走至郝得林等上前攔阻郝得林向姚
瑞詳嚇說必得幫助錢六百吊纔能放走不然即要
扣留戲箱不容唱戲姚瑞詳不允郝得林即將姚瑞
詳摟到樹林內由懷裏摟得錢帖一捲計錢一百四
十八吊經營兵趕至拏獲郝得林等送案訊供不諱
將郝得林依兇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例
擬軍計泳珍等量減擬徒等因咨部　本部查核案
情郝得林與姚瑞詳平素並不認識其無嫌隙可知
即姚瑞詳之是否懦弱可欺該犯亦不能深悉姚瑞

詳唱戲營生並無過犯又無可以訛索之端乃該犯
聞其賺得錢文輒糾邀計泳珍等分持洋鎗同夥五
人在途攔住覿面並無他語突然持鎗威嚇硬要錢
文並將姚瑞詳扭至樹林搜去懷內錢帖核與訛詐
之案情節迥不相同且姚瑞詳帶領大車五輛人數
必不甚少該犯等竟敢持鎗攔住任意搜贓迹其兇
暴情形與倚強肆掠者何異自應究明該犯等如何
糾夥搶奪確情按例科斷方足以示懲創承審之員
於此等重案並不認真推究按例懲辦任憑該犯等

避就供詞遽照棍徒擾害例擬以軍徒遽就完結其何以懲強梁而安善良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核例案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